



未名社科·媒介与社会丛书（翻译版）

Public Opinion

舆论

〔美〕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著
常江 肖寒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ublic Opinion

舆论

〔美〕沃尔特·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 著
常江 肖寒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4-734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舆论/(美)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著;常江,肖寒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4

(未名社科·媒介与社会丛书·翻译版)

ISBN 978-7-301-27799-7

I.①舆… II.①沃…②常…③肖… III.①舆论—研究 IV.①C912.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10171号

PUBLIC OPINION, by Walter Lippmann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2002 by Renaissance Classic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Simon & Schuster,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书 名 舆 论

YULUN

著作责任者 (美)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著

常江 肖寒 译

责任编辑 周丽锦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7799-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未名社科-北大图书

微信公众号 ss_book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

印刷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销者 新华书店

73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21.75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6.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推荐语

看到北大版李普曼近百年前名著 *Public Opinion* 的新译本很高兴,因为埋在心头多年由于翻译不准确带来的学术纠结这回解开了。这个译本从标题到内容,翻译得相当正确;书的编排吸引人,利于读者快速把握要点。

1980年我读到林珊老师的内部油印译本,书名叫《舆论学》,1988年正式见书还是这个书名;2002年获知有了新译本,一看书名《公众舆论》,这不是同义反复吗?翻译不是小事,特别是书名和书中的关键概念必须准确。课堂上我讲述书中李普曼的几个关键概念,学生在译本里找不到对应词;书的标题使得“公众舆论”这一不正确的表达充斥于每年数千篇学位论文。翻译对学术的推进或滞阻可见一斑。

——陈力丹(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李普曼以自身的体会与感悟,生动描画了“舆论”的现实及其困境,将政治学中的这个规范性概念,转换为其实如何是可能的这一经验问题,开启了舆论研究的新面向。

该书自1922年首次出版以来,影响始终不衰,成为不同学科的重要参考书。就传播研究而言,它奠定了大众媒介研究的基础,为宣传分析、舆论调查、把关人、议程设置、接受效果等研究开了先河。恰如有学者说的,大众传播的研究大多不过是李普曼《舆论》的注脚。

——黄旦(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李普曼创造了理解舆论的独特概念,如拟态环境、局内人与局外人、刻板印象等,为政治传播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他又讲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谁都难免有理论盲点,这是刻板印象造成的结果。

——单波(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武汉大学媒体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在中国当下媒体管理体制的核心观念和实践中,李普曼的幽灵无处不在。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当之无愧的我们的同代人。从1922年《舆论》问世起一直到今天,衷心的赞赏和激烈的批评就伴随在它周围。这两大阵营之所以对立,是基于这样一个共识:这本书改变了新闻学和传播学的方向。

——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国际新闻界》主编)

让我们想象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它有一条长长的通道通向外面，可让和洞穴一样宽的一缕亮光照进来。有一些人从小就住在这洞穴里，头颈和腿脚都被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向前看着洞穴后壁。让我们再想象在他们背后远处高些的地方有东西在燃烧着，发出火光。在火光和这些被囚禁者之间，在洞外上面有一条路。沿着路边筑有一带矮墙。矮墙好像傀儡戏演员在自己和观众之间设的一道屏障，他们把木偶举到屏障上头去表演。

我看见了。

接下来让我们想象有一些人拿着各种器物举过墙头，从墙后面走过，有的还举着用木料、石料或其他材料制作的假人和假兽。而这些过路人，你可以料到有的在说话，有的不在说话。

你说的是一个奇特的比喻和一些奇特的囚徒。

不，他们是一些和我们一样的人。你且说说看，你认为这些囚徒除了火光投射到他们对面洞壁上的阴影而外，还能看到自己的或同伴的什么呢？

如果他们一辈子头颈都被限制而不能转动，他们又怎能看到别的什么呢？

同样，对于身后走过的人手里举着的東西，囚徒们也只能看到影子吗？

当然不能。

那么，如果囚徒们能彼此交谈，你不认为，他们会断定，他们在讲自己所看到的阴影时是在讲真物本身吗？

摘自柏拉图的《理想国》第七卷，此处译文引自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译本（1986），译者郭斌和、张竹明。——译者

目 录

第一部分 导 论

第一章 外部世界与脑中影像	3
---------------------	---

第二部分 通向外部世界之路

第二章 审查与保密	29
第三章 交流与机会	37
第四章 时间与注意力	46
第五章 速度、词语和清晰度	51

第三部分 刻板印象

第六章 何为刻板印象	65
第七章 作为防卫手段的刻板印象	77
第八章 盲点及其价值	84
第九章 规则及其破坏者	93
第十章 发现刻板印象	104

第四部分 兴趣与利益

第十一章 兴趣的激发	127
第十二章 关于私利的再思考	135

第五部分 公意的形成

第十三章 兴趣的转移	149
------------------	-----

第十四章	是或否	169
第十五章	领袖与普罗大众	180

第六部分 民主的图景

第十六章	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195
第十七章	自足的社群	203
第十八章	强力、委任制以及特权的作用	213
第十九章	新瓶旧酒：基尔特社会主义	226
第二十章	新的图景	240

第七部分 报 纸

第二十一章	作为购买者的公众	247
第二十二章	忠实的读者	256
第二十三章	新闻的天性	264
第二十四章	新闻、真相,以及结论	279

第八部分 情报工作的正规化

第二十五章	楔入	287
第二十六章	情报工作	294
第二十七章	诉诸公众	308
第二十八章	诉诸理性	318
索 引	325
译后记	341

第一部分

导 论

第一章

外部世界与脑中影像

● 1

有一座海岛,在1914年时,上面住着一些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岛上无法收发电报,而英国的邮轮每60天才来一次。这年9月,邮轮尚未抵岛,岛上居民仍在谈论他们所见最后一期报纸上关于卡约夫人(Madame Caillaux)即将因枪杀《费加罗报》(*Le Figaro*)编辑贾斯顿·卡尔梅特(Gaston Calmette)而受审的消息。因此,当邮轮终于在9月中旬抵达,人们全都怀着急不可耐的心情涌向码头,想听船长说说最后法院如何裁定此案。然而,他们听到的消息却是在过去的六星期里英国人和法国人已按此前的协约结盟,共同对德国开战。这样一来,这六个星期的时间就变得有些别扭了:岛上的居民依然如朋友般相处,可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为敌人。

不过,这些岛民的境况与身在欧洲的大多数人大同小异——岛民获知开战消息的时间比实际开战的时间晚了六星期,而身在欧洲的人也一样“后知后觉”,只不过延迟的时间较短——六天或六小时而已。既然延迟是不可避免的,也便意味着一定存在这样的时刻:欧洲人仍按部就班地经营着自己的日常生活,对这场迫在眉睫且即将颠覆其生活的战争茫然无知,而他们所努力适应的环境已不复存在。至7月25日,世界各地的人仍在生产注定不可能被装运的货物,仍在购买注定不会被进口的商品;老百姓规划着自己的职业,企

业则筹谋着做大做强,社会充满希望和期冀,大家坚信自己眼前的这个世界就是世界的本来面貌。还有人通过著书立说来描绘这个世界,他们对自己头脑中的世界图景坚信不疑。逾四年后,在一个星期四的清晨,停战的消息翩然而至,人们总算松了一口气。然而当他们因屠戮的终结而感受到莫可名状的安慰时,却不知在真正的停战到来之前的五天里,仍有数千年轻人战死疆场。而在此之前,人们已经欢庆过战争的结束。

回首往事时不难发现,我们对于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的了解远非直截了当。关于外部环境的信息来得或快或慢,但只要我们认准了自己头脑中那幅图景是真实的,就一定会将这幅图景等同于外部环境本身。我们很难对加诸自己头脑并影响自己行为的那些信念进行反思,却又总是自以为是地嘲笑其他民族或其他时代的人所迷信的世界图景是多么荒诞不经。在这种“事后诸葛亮”的优越感的影响下,我们坚持认为“他们”需要了解的世界与“他们”已经了解的世界往往判若霄壤。我们也能看到,当“他们”对臆想中的世界进行治理,或于其中展开斗争、交易与变革时,“他们”的行为或许能对真实世界产生实质的影响,也可能只是镜花水月。比如,他们本想航海去印度,却意外地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他们想要进行旨在除恶扬善的审判,却又对老妇施以绞刑;

柏拉图洞穴寓言讲的是在一个地下洞穴中有一群囚徒,他们身后有一堆火把,而他们和火把之间则是被操纵的木偶。囚徒因被捆绑而无法转身,故他们只能看见木偶被火光投射到墙上的影子,因此他们确信这些影子就是世界的全部。当这些囚徒被解放出来并能回头看清背后火把与木偶组成的“真相”时,他们中的大多数反而认为“真相”才是幻觉,从而拒绝接受真相。

他们认为只售卖不购买就能发大财;一位哈里发甚至宣称自己服从真主安拉的旨意,却让亚历山大港的图书馆付之一炬。

圣安布罗斯(St. Ambrose)曾在公元389年的著述中提到了柏拉图洞穴寓言中的那个拒绝回头的囚徒。他如是说:“讨论尘

世的属性与境况无助于我们对来世的祈望，牢记《圣经》的教谕足矣。‘神将大地悬在虚空。’(Job xvi.7)若纠结神是否将大地悬于空中，则必然陷入‘稀薄的空气能否支撑大地’的争论；若追问神是否将大地悬于水上，则难免忧心于大地会否沉入水底。何必如此呢？并非因为大地处于中央，仿若悬浮在平衡的力量对比中，而是因为全知全能的上帝以其意志的法则束缚了它，使之在动摇与空幻中也能维持稳定。”^①

上述观点倒是无助于我们对来世的祈望。既然牢记《圣经》教谕足矣，又为何要去争论呢？然而在圣安布罗斯离世一个半世纪后，仍有人支持其观点，不过是从相反的角度。因科学成就闻名于世的僧侣科斯马斯(Cosmas)受教会之托撰写了一部基督教思想指导下的地理学著作，即“基督教对于世界的观点”^②。显然，科斯马斯很清楚教会对他的期望，因为他所得出的结论全部建立在自己对《圣经》的阅读理解之上。在他看来，世界乃是一个平行四边形，其东西两端的距离是南北两端距离的两倍。世界的中心是陆地，陆地四周则被海洋包围，而这圈海洋又被外面一圈陆地包围，大洪水之前的人类就生活在这里，诺亚方舟当初也正是从这片外陆起航的。世界的北方是一座圆锥形的山峰，太阳和月亮绕其旋转。当太阳转到山的背面时，夜晚便降临了。天空是黏合在外面那圈大陆的边缘上的，并由四堵高墙构成，高墙在穹顶汇聚，从而将大地变成宇宙的地板。天空的另一



圣安布罗斯，4世纪基督教最著名的拉丁教父之一，曾任米兰主教，是罗马公教公认的四大教会圣师之一。

① Hexaëmeron, i.cap 6, 引自 *The Mediaeval Mind*, by Henry Osborn Taylor, Vol. I, p. 73.

② Lecky, *Rationalism in Europe*, Vol. I, pp. 276-278.

侧还有一片海洋,是为“天外之水”,而位于这片海洋和宇宙极顶之间的,就是传说中的圣域(the blest),天使则居住在大地和天空之间。最后,既然圣保罗(St. Paul)称全人类都要生活在“大地的正面”,那么人们又如何能够生活在世界的背面,即“对立面”(Antipodes)呢?“我们得知,对于一位基督徒来说,既然有了眼前这条光明大道,就‘干脆不该去谈论什么对立面’。”^①

科斯马斯认为自己绝不应该去探索“对立面”,任何基督教王国的君主也不该资助他出海去找寻“对立面”,更不该有虔信基督教的水手去探索“对立面”。在科斯马斯看来,他所绘制的世界地图根本就是合情合理的。我们只有牢记科斯马斯对自己宇宙观的绝对自信,才能想象出他会麦哲伦(Magellan)或皮里(Robert Peary)这样的地理探险家,以及那些跃入7英里高的天空而有可能与天使相撞,



罗伯特·皮里
(1856—1920),美国探险家,世界上第一位徒步抵达北极点的人。

甚至把天穹撞个窟窿的飞行员怀有一种怎样的恐惧心理。同理,战争与政治角力中的任何一方都会为对手“画像”,他们将这幅臆想出来的图像视为事实本身,却不知其只是他们心中那个“应然”的事实,而非“实然”的事实——只有牢记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战争与政治的残酷性。因此,就像哈姆雷特(Hamlet)用剑击杀帷幕后的波洛尼厄斯(Polonius)并误以为自己刺杀了国王一样,人们对于头脑中的图景与真实世界的混淆也会产生悲剧的结果,或如哈姆雷特的台词所言:

别了,你这可怜、鲁莽、多管闲事的傻瓜!我还以为你能过得更好;这都怪你命运不济。

^① Lecky, *Rationalism in Europe*, Vol. I, pp. 276-278.

伟大的人物,哪怕终其一生,通常也只能通过一种虚构的人格为民众所知。所以老话才说:“仆人眼中无英雄”(no man is a hero to his valet)。人们所了解的永远只是事实的冰山一角,因为即使连“仆人”或“私人秘书”这样的角色,也往往是虚构出来的。王室成员的人格毫无疑问是建构的产物,无论其本人是否相信自己的公共形象,抑或只是任由宫廷大臣对自己的形象进行人工设计,我们都能发现在其身上同时存在着至少两个明晰可辨的“自我”——公共的自我和王室的自我,私人的自我与凡人的自我。伟人的传记差不多都是上述两种自我发展的历史,

官方编纂的传记再现伟人的公共活动,而那些旨在“揭秘”的回忆录则关注其私生活。举例来说,查恩伍德(Baron Charnwood)笔下的林肯宛若一幅华贵的肖像画,完全超越了普通人的境界,被赋予了史诗般崇高的色彩,其生命的

层次几可与埃涅阿斯(Aeneas)和圣乔治(St. George)相提并论。奥利弗(F. S. Oliver)对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描摹则是一种宏伟的抽象,是对某种理念的固化,一如奥利弗先生自己所评价的那样,是“一篇关于美利坚的雄文”。因此,奥利弗为汉密尔顿所做之传记与其说是某个具体人物的生平简介,不如说是一座歌颂美国联邦制的丰功伟绩的纪念碑。有时,人们也会在自以为揭露某种内情的时候,去主动建构自己的

查恩伍德男爵(1864—1945),名Godfrey Rathbone Benson,英国作家、学者、政治家、慈善家,曾写出版美国总统林肯(1916)和老罗斯福(1923)的人物传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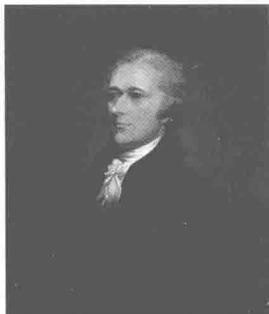
埃涅阿斯,古希腊神话人物,特洛伊战争中的勇士。

F. S. 奥利弗(1864—1934),英国著名政论作家,曾写出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传记(1906)。



圣乔治,基督教殉教者,传说中的屠龙英雄。

形象。查尔斯·雷平顿(Charles à Court Repington)和玛戈特·阿斯奎斯(Margot Asquith)记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日记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自画像,日记中呈现的种种私密细节无疑揭示了两位作者是如何的以自我为中心。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5或1757—1804),美国开国元勋,美国宪法最重要的起草者之一,创立了美国的财政系统以及全美第一个政党。



玛戈特·阿斯奎斯(1864—1945),即“牛津与阿斯奎斯伯爵夫人”,英国社会活动家、作家,英国首相 H. H. 阿斯奎斯的夫人。

查尔斯·雷平顿(1858—1925),英国军官、战地记者,曾出版记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日记《战争之后》(*After the War*, 1922)。

然而,最有趣的肖像是在人的头脑中自觉浮现的那种。斯特雷奇先生(Strachey)写道,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的时候,“民众的情绪沸腾了,每个人都

陷入某种伤感或浪漫的氛围不可自拔。而那个面颊红润、天真无邪、温文尔雅的金发少女,如今已成了他们的女王,她驱车穿越首都伦敦的情景让旁观者的内心洋溢着喜悦、爱慕与忠诚。不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维多利亚女王与其叔父们的鲜明对比——那些骄奢淫逸、自私自利、愚蠢麻木的齷齪老头儿,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只有还不清的外债、难以平息的骚乱和远播的臭名。终于,这些老家伙如冬雪一般

就地消融。新的女王容光焕发,仿若春天的降临”^①。

让·德·比埃尔弗(M. Jean de Pierre-feu)得以近距离观察英雄崇拜现象,因为他曾于著名军事家霞飞(Joseph Joffre)声望最隆时期在其麾下效力。他如是写道:

两年来,整个世界都在以一种崇拜的目光看待这位马恩河战役中的胜利者。无名的仰慕者寄来了无数的包裹和信件,只为表达自己对霞飞的狂热崇拜,数量多到压弯了负责搬运行李的管理人员的腰。我想,在这场战争中,除了霞飞元帅,恐怕再无第二位将领可以对“光荣”一词有如此深刻的体会。除信件外,仰慕者还成箱寄来全世界最高级的糖果和香槟、各种年份的葡萄酒,以及水果、野味、饰品、器皿、衣服、烟具、墨台和镇纸。不同的地区还有不同的特产。画家寄来自己的画作,雕塑家寄来雕塑作品,可爱的老妈妈寄来被子或短袜,牧羊人则在自己的小屋里为他雕刻烟斗。全世界所有憎恶德国的商人都把自己的产品寄给霞飞:哈瓦那的雪茄、葡萄牙的波尔图葡萄酒……我听说有一位理发师由于实在不知道该送霞飞什么礼物好,便索性用那些崇拜他的人的头发制作了一张他的画像;还有一位职业书法家,创意与之大同小异,只不过画像的内容是由蝇头小字写成的几千条歌颂霞飞的短语。至于那些求爱信,则用各种字迹写成,来自各个国家,讲着各色方言,无一例外地满溢着对元帅的热爱和仰慕。他们称霞飞为“救世主”“法国之父”“上帝的代理人”“人类的恩主”……而且,这样称呼他的并不只有法国



约瑟夫·霞飞(1852—1931),法国著名军事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法军总司令。

^① Lytton Strachey, *Queen Victoria*, p. 72.